大羅天之元旦慶祝

趙眠雲

某女校將於民國十六年元旦。開游藝會。爲籌款建築計。每劵普通售銀一元。尙有三元五元者。則備有酒饌茶點等招待之。爲特殊劵。初擬商請梅畹華加入演劇。畹君以一開此例。恐從此應接不暇。勢將疲於奔命。故託詞謝之。該女校游藝擅長處。以跳舞及新劇爲最多優點。劇名大羅天。用昔人詩。聞說大羅天上事。衆仙同日詠霓裳意也。其第一幕爲小有天。第二幕爲青冥天。皆喑射民國創始之事。第三幕爲黯淡天。第四幕爲離恨天。第五幕爲荊棘天。皆映合連年戰事。民不聊生之苦。第六幕爲非想天。第七幕爲忉利天。第八幕方爲大羅天。則自十五年以入於十六年。遂現絕好之景象。以爲元旦之祝頌。誠得體矣。每幕咸有歌詩。以符衆仙同詠之意。聞其最後一幕之歌。有曰。民國十六年兮。登此大羅天兮。傾瓊漿而酌玉液兮。舉醉舞而翩躚兮。喚鳳炙而餐麟脯兮。紛共集此芳筵兮。勿更悲夫紅塵之浩劫兮。化諸魔而爲羣仙兮。願與我下界同慶兮。錫百福之駢駢兮。渺大同之世界兮。方將包舉夫三千大千兮。今値民國十六年之元旦兮。聊一歌再歌以爲信誓而不愆兮。其跳舞也。亦有歌詩。多哀感頑艷之作。不悉記。或疑售劵之價太昂。然在滬上。固不謂昂也。且以爲元旦之慶祝。價値亦豈可貶損哉。

心漢閣藏扇話(五)

鄭逸梅

(陳子淸畫。沈進頤書。)子淸一署辟支迦羅。作畫極幽夐蕭瀟之致。設色又雅靜。洵火候純靑之作也。有題云。九華秀色可攬結。吾將此處巢雲松。意在元照墨井之間。進頤爲松陵名書家。作行楷絕佳。此爲心漢閣主託余代求者。蓋沈君與余固相知有素也。

(陳伽盦畫。鄭鐵書。)蒼石紅葉俱妙。枝頭止一小雀。稍覺呆滯。爲疵累耳。鐵曩署鈍鐵。行書錄放翁詩。亦佳。

(兪天憤畫。蔡冠雄書。)海虞天憤。善治稗史。出其餘緒作山水。得宋元諸家之法。尤爲難能可貴。客歲。君畫扇若干。以貽星社諸友。此卽其一。錄竹坨句題云。盤盤蒼山根。泉石如素練。含風靜復響。觸崖珠光濺。竹迴秋氣來。松涼夏陰轉。山翁閱妙理。浮雲自舒捲。冠雄艸書。恣肆而得古趣。

(李銑畫。童大年書。)銑字劍泉。畫爲孤山探梅圖。老人拄杖。奚奴負書隨之。道旁寒梅。着花三兩枝。自饒馨逸。佳品也。童大年撫石鼓文。古氣盎然。

(顧鶴逸畫。張嗇公書。)仿仲圭法。爲雲山無盡之圖。重巒叠嶂。層次井然。心漢閣藏扇中之雋品也。嗇公遺墨。寶貴更不待言。

(何研北畫。張佩紳書。)畫折枝桃及玉蘭。設色妍蒨極矣。題有四字曰。玉樹春風。張粲行書。有神韻。

……顧靑瑤畫扇……

(馮超然畫。朱疆村書。)此幅仿烏目山人筆意。荒遠清曠。題云。疏竹荒林遠山小。門對寒流沒秋艸。最是動人秋思深。蒼溪日暮剡谿曉。孝臧書。名雋絕倫。

(湯東父畫。譚澤闓書。)東父爲湯貞愍之嫡系。而得其法乳者。此幅爲松壑流泉圖。意境殊高超。題云。宋元人筆墨。以蒼厚勝。玆用叔明大意。略得深沈秀潤之氣。澤闓臨王右軍帖。疏落有致。

(金壽石畫。王西神書。)畫擬新羅意。丸月隱約於梧葉間。一叟負手對之。意殊飄逸。西神作兩種書體。上列爲篆。下列爲隸。十字曰。小几研朱晨點易。重簾掃地晝焚香。鈐一印。玉晚香簃。雋雅之至。

(楊東山畫。兪宗海書。)畫亦山水。題云。程松圓秋山圖。幽淡淸麗。約略似之。東山名逸。老畫師也。兪宗海又爲七十八歲之老書家。與東山合作。可謂相得益彰。

(謝泗泉畫。蕭退闇書。)泗泉作雲巖叠翠圖。頗得戴文節之神韻。退闇行書。錄李賀詩。

恭賀
新禧
陸文中鞠躬
江蘇上海

席上談

華吟水

自湘入贛。過萍鄉如千里。有地名三叉口者。爲往來孔道。行旅輻輳。屢閧鱗接。而飯肆尤多。朱顏當壚。玉手謳羹。入其室者。既飫美味。復饜秀色。是以羣趨之若鶩焉。飯肆而外。又多香巢。春色暗藏。令人莫辨。有客道經其地。往宿旅舍。入門。見洞房櫛比。或華或陋。華者。錦被羅幃。宛然閨闥。而陋者一榻一几。絕如僧舍。問其價則相等。遂居于華。少頃。有侍者入問曰。先生。雞用奚味。客愕異。對曰。果腹已足。奚用雞爲。曰。雞。禮也。或燔或炙。或燒或烤。唯命自從。客笑頷之。任擇其一。應聲而去。比夜。華鐙初上。一粲者姍姍來。爲之料理寢具。既而雞香洒釃。相對權然。滅燭綢繆。達旦始去。核其所費不過二千文。此十餘年前事。未審近況奚若。前輩孫公。足跡遍大江南北。今夏遇于席上。言之鑿鑿。時闔座爲之撫掌。嘆爲豔聞。今追記之如此。

孫公又言。粵人啖蛇。猶吾人之食鱔鰻。固無足奇。粵地僻饌。率多用蛇。卽不用蛇肉。亦需用蛇汁。蓋蛇味甚鮮。歷久不變。故營業較大之酒樓。殺蛇必多。嘗過其門。見蜿蜒屈折者。日必盈盈。或以蛇皮蛇殼。懸諸門楣。以示其營業之鼎盛者。滋可笑已。烹蛇之法。自各有異。有以一蛇一貓。請燉而食。名曰淸燉龍虎鬥。亦珍味之一。嘗聞人言。貓肉絕酸。殊不宜食。而粵人嗜之。不知作何佳味矣。或以龜肉煮湯。出售于市。每碗數十文。貧者食之。小兒啖蝌蚪。謂可以却疾延年。廣西人喜食竹鼠。侈爲珍味。鼠生于竹。或以人工培養。鼠生數日。食之絕鮮嫩。過時則老。不宜食云。

時勢良藥

談紫電

偶閱紅玫瑰雜誌。見有某女士之時勢良藥。頗覺新韻可喜。閒居無俚。輒仿數則。聊作東施效顰。不識能邀大雅之一顧否。

明目還光丸　萬應耳聾丸　盜匪縱橫。由於官長不聞不見。若以此二藥服之。當能振聵發聵。

馬寶淸心丸　米價飛漲。民生日艱。是由於奸商從中舞弊。大都迷住心竅。喪盡天良。服此藥。可使天良發現。

美容奇藥　此藥功用。善能改頭換面。倘令抄襲家搽之。必能瞞過編輯先生。

拔毛靈藥　吝嗇富翁。一毛不拔。可惡殊甚。若逼以此藥塗之。當立能變爲豪客。靈驗無比。

霍桑探案　樓上客(十)

程小青

便把那鎖扭開。室門既已打開。我也跟着他進去。室中有一隻小床。床上也掛着帳子。不過帳子的顏色。已從白的變成灰色。床上的被褥雜亂。似睡後不曾整理。床底下有一隻破舊的皮箱。還有些紙匣帽籠和一隻煤油箱改造的小箱。却已銹舊不堪。靠床有一隻半桌。兩隻杌子。桌子上除了一疊舊書。和一個方形的紙包以外。有一種東西。赫然觸我們的眼簾。原來就是我昨天見過的那尖刀。那偵探似他覺得這東西最有吸引他視線的能力。忙走近去將刀取起。取到近光處瞧了一瞧。忽驚呼道。「唉。這刀上還有血呢。他雖曾抹過。却不曾抹得乾淨。包先生。你瞧這鋒口上不是還留着一絲絲的血痕麼。」我接過那刀一瞧。覺得偵探的話完全不錯。凑近鼻子嗅了一嗅。還有很觸鼻血腥。夏炳生又驚呼道。「包先生。你再來瞧瞧。這裏另有一種顯明的證據。」我回頭瞧時。見他俯着身子。正察驗地板。我因走近些去。答道。「不錯。這裏也有血迹。下面帳頂上的血。確是從這裏流下去的。這一點已絲毫沒有疑問。」那偵探又從床足旁邊。拾起了一個紙團。大聲道。「還有呢。這紙團就是他當時抹血用的。──」正說到這裏。忽聽得下面一陣子呼叫的聲音。但聽那姓馬的婦人作歡呼聲道。「捉住了。捉住了。」那警廳偵探似已會意。便向我道。「好了。這件事大槪已沒有什麼周折。不久就可以水落石出哩。我們剛才有兩個人到這裏來的。我的朋友曹勝標。在弄口守候。以便等這怪客回來。現在聽下面的聲音。分明已把他捉住了。」我道。「但那葉時仙既幹了這樣的兇案。爲什麼竟會重新回來。自投羅網呢。」夏炳生道。「我料他還想不到我們已發覺他的陰謀。現在他既已把屍體移去。自然仍安然無事的回來了。」我還沒有答話。下面又發生一種雜亂的聲音。我們確要走下去瞧視。忽聽得樓梯上咯咯的皮鞋聲音。我向下面一瞧。見上樓的竟是霍桑。我忙問道。「你也趕來了麼。這案子竟鬧大了。」霍桑似沒有聽得。到了樓上。便向夏炳生點了點頭。招呼道。「我卽刻見過你的同伴曹勝標。他竟心急得很。已把葉時仙帶進廳裏去了。」我接嘴道。「你打算怎樣。怎說他心急呢。」霍桑道。「我覺得他若使聽我的話。一同到這裏來搜索一下。也許可以證實葉時仙的說話。現在你們可曾搜出了什麼呀。」那夏炳生忙把桌子上取得的尖刀。授給霍桑。霍桑把刀瞧了一瞧。嘴裏喃喃的說道。「這把刀確是一種最絞人腦筋的東西。」但現在我所要搜集的。還有別的東西呢。」夏炳生又指着地板道。「這裏

陸文中啓事

敬啓者鄙人現自本月一日受任上海普益地產公公(南京路十五號卽四川路口)裏理各項地產暨房屋買賣挂號經租押款以及保險銀行建築等業務如蒙不棄請隨時　惠臨指教無任歡迎再鄙人又號聞鐘合併聲明尙希公鑒

電話　中央八二二二　北三二六二　住宅二八四五號

花海吹笙錄(八)

金季鶴

植十萬芳菲於軟紅塵裏。以滋液百寶之精英。彙爲巨麗。蘊爲淸芬。以佈於香天浩蕩之中。而嫩翠剜胎。瑩蒼剮臆。人孰無天賦之靈謫。宜各具愛護之豪情。若林逋之妻梅。陶潛之愛菊。偎香有夢。倚玉無痕。其風流掌故。萬世遐傳。可謂極與花之能事矣。然而不能解語爲遺憾也。至若香祖貽芬。玉妃遂喜。綺思結同心之蕊。瑤情護解語之花。我本多情。誰能遣此。於是驪蕉行馬。楊柳藏鶯。西崦之梅訊方傳。南浦之蘭情已度。挹隔簾之春色。款碎錦於花陰。嚼曲含香。吹笙選夢。亦是人天之福慧。花月之因緣已耳。世俗之人謂之『嫖』。噫嫖之爲言。亦浩渺矣哉。或有效跖徒之問而問於余曰。嫖亦有道乎。余戲而答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溫生洋盤。仁也。任人之割靴。義也。點大蠟燭。禮也。拔蠟燭頭。智也。翻檯面。信也。打房間。勇也。鑲邊。巧也。其爲道也如此。此嫖之所以百折而不撓。敎坊之所以歷萬刼而不廢者也。今有嫖人焉。過嫣紅姹紫之林。香激鼻。色撲眸。神魂酣醉。肢體酥融。塵心盎然而起。激盪靈府間。跋扈莫能自制。而欲進則趦趄。欲言則囁嚅。蓋深畏夫唐突也。中心惑之。退而謁識途之人。以求介焉。珠簾高掛。聯袂偕登。有女如花。遂通款曲。所謂打茶圍者也。或則酒慢深垂。華筵遙遞。有女翩然。旁坐爲侑。所謂打樣局者也。大率作花海之游者。此乃一葦之船。以渡入波譎雲詭中矣。夫余之識雁瑟。亦有因也。時在仲冬之下澣。疎花散霧。暝雨收鐙。長天隱有雪意。北風襲襟袂而來。重裘不溫。余輩乘輿衝寒出金閶。道路蕭索。車馬亦稀。一帶樓臺高聳。鐙火稀微。隱約於四圍暮色中。折入同樂坊。亦寂寂如過窮巷。絃管之聲索然。蓋晚寒殊料峭也。既登雁瑟之粧閣。三娘方擁裘圍爐取煖。姊妹輩環坐笑語。珊瑚生搴幃入。三條起笑迓。代卸外褂。鈕久久未解。咕噥曰。鈕何緊也。生聞而睨之曰。褂新製。乃嫌其緊。後將嫌其寬之不遑矣。若不知圈之寬。而反嫌鈕之小。則余必爲此鈕呼冤也。三眇之以媚目。乃一一相周旋。其溫存熨貼。深入腠理。見余若迓陌生。生卽爲道姓氏。三亦以淺笑相報。舒腕代解大氅。(大衣也非道氅也。)余垂間調之曰。余之鈕。寬緊合度。既無肥漢入甕之艱。亦非大海撈針之誚。正如量足而製屨也。蓋此時之余。已自許爲花叢能手。巧言如簧。大非昔比矣。室中玻窗深閉。重幃掩之。設牢銅牀一具。舖以絳色駝絨之毯。錦衾摺疊。繡枕橫置其上。牀畔皮粧臺焉。花瓷之時鐘。與茗盌粉瓶。錯雜駢立。中供黏土天女散花一像。似較他家之供胖娃丐僧。雅緻多矣。與粧臺對峙者。大櫥雙列。室中安方桌。環以短杌。南廂以琉璃掛屏間之。楊妃榻上。敷狼皮之褥。壁間懸琴條。裱以緋綾。傍窗几椅排比。淸供多瓷盆。梅蕊舒華。別饒標格。中亦設方桌。所以備方城游戲者也。南窗架書案。案上文玩井然。若入讀書之館。惟筆墨則或禿或斷。知其久歷磨折也矣。其正對高楣而中懸。晶瑩於粉壁者。則紋銀之匾。赫然葉界副總統焉。

譚山雪之畫

天暗星寶藏舊書報

范佩萸

本報的兩位編輯先生。都有資格做瑞典太子的特別顧問。原來他們倆是赫赫有名的考古家。不過他們所考的古。不是鐘鼎玉器。却是金石書畫。心漢閣主人趙眠雲藏的名人字畫。大可以開一個很熱鬧的展覽會。單論扇面。有一百個上下。他把每個拍了照。製了銅版。登在報上。將來還要出百扇集。那麽紙帳銅瓶室主。泯號天暗室的鄭逸梅。並不是爲了他有十三世紀的紙帳和幾千年前的銅瓶。就稱他一聲攷古家。原來他家裏收藏的報紙和雜誌。眞是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無雜誌不有。無報紙不全。他和社友楊劍花。是一對雜誌報紙保藏所。星社的社友。都當他們是圖書館。可惜有拆爛汚的朋友。媽媽虎虎。右手借來。左手不知放在那裏了。結果遺失了幾本書。丟脫了幾張報。一部全集。失散一冊。未免很掃興。所以社友吳聞天大頭先生向天暗星借晶報全冊。從第一期起。直到如今。這麽一期不缺的洋洋大觀。要了一張借票。請社友范烟橋做了中人。借票上說。若有遺失損壞。照價賠償。這種事體。未免滑稽。不過可見大頭先生向人借書的誠重。也知道保存舊報的可貴。說起了保存東西。又想着天暗星的沉默寡言矣。心細如髮。愛美如愛其尊夫人。他最喜歡美術畫片。甚而至于朋友們寫給他的信。他都保存着。貼在一本大冊子。有一次星社雅集。在他府上。他拿出來給社友們看。只見他在冊上寫『來鴻集』三字。翻開來都是朋友們的眞蹟。內中有幾個已經去世的。像朱鴛雛。許指嚴。李涵秋。和畢倚虹。文友的遺墨。更是名貴。望天暗星永遠的保存着。倒是文壇上的古董。

星社初次雅集的時候。逸梅曾說。生平沒有吃過瓜子。和吸過捲烟。現在他變了。捲烟雖仍不吸。瓜子却也要吃吃了。不過每在酒席上。他面前的一小盆子瓜子。總比別人留得多些。我的常見他留着不吃。倒要牙癢癢地。伸手拿來。替他吃一個盆底向天。他說吃過河界。侵犯主權。我說他自已放棄權利。他面前的酒杯裏的酒。却常空的。看他有似涓滴不飲的樣子。不料是一個乾灰堆。又像無底橡皮袋。哈哈。

逸梅按。佩萸的話。大半靠不住。我雖不喜吸烟。然而並不絕對拒却。至於吃瓜子。不善嗑和明道一般則有之。也並未說過生平沒有吃過瓜子這句話。談到藏舊書報。那更不確了。我窮忙的很。那有許多閒暇。整理這些頑意兒。書報聚集了若干期。往往有始無終的廢置了。且有多種。借掉散失。那是深可惋惜呢。

晴翠簃誌異

楊劍花

蓬萊某秀才。嘗讀書古寺中。一夕夜半。陰風颯颯逼窗際。似有人徘徊其下者。某不覺悚慄。亟按劍自衛。轉瞬間。一女郎形容慘淡。斂衽其前。某叱曰。爾何人。鬼耶狐耶。不畏乃公劍乎。女曰。妾非祟君者。求君雪冤耳。妾氏鄭。父早卒。鮮兄弟。賴母以活。將婚。被豁匪辱。自經死。探訪者以妾死晚。不請旌。然妾之被辱。力不敵。苟心有他。毋庸死矣。先生能洗此辱。當結草以報。寺後卽妾之葬地也。言訖不見。翌日。詢之父老。果有之。上于令。旌之。後無他異。此予友所目睹。爲予言。

北方多黃鼠狼。性喜食雞。凡雞被其食者。不可詛擊。宜具香紙祈于狐仙祠。蓋謂狼乃仙之所轄也。如是可免。甚驗。若詛擊之。則其所畜之禽。必至翦盡而後已。此誠可怪也。

南粤多女巫。善召亡之術。予戚家嘗求之。巫離吾戚家四十里。而能知其子孫之年歲職業。家事瑣瑣。又能言其途中所遇之物。此實令人不可思議也。

吾戚王氏旅煙有年。知其地多狐。人不敢言狐。稱之爲仙。恐其祟也。有張孝廉夜讀書于別墅。嘗畫扇以自遣。夜半有女子年約十四五。姍姍自外入。至案執扇而言曰。美哉畫也。獨居不憚寂寞耶。張知其爲狐。叱之曰。女子獨至此。不畏人言耶。卽人不知。天可欺耶。汝宜愛名。俟宜修德。盍去休。女乃出。歔嘆曰。迂哉君乎。後亦不見。無他異。孝廉親言于人。

──沙英名畫★眠雲藏──

詞話

况蕙風遺作

詞於各體文字中。號稱末技。但學而至於成。亦至不易。必須有天分。有學力。有性情。有襟抱。始可與言詞。天分稍次。學而能之者也。及其能之。一也。古今詞學名輩。非必皆絕頂聰明也。其大要曰雅。曰厚。曰重拙大。厚與雅。相因而成者也。薄則俗矣。輕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纖者大之反。當知所戒矣。性情與襟抱。非外鑠我。我固有之。則夫詞者。君子爲己之學也。

詞之興也。託始葩經楚騷。而浸淫於古樂府。昔賢言之。勿庸贅述。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絃。旗亭畫壁。是其故事。其詩七言五言皆有。往往聲希拍促。則加入和聲。務極悠揚流美之致。凡和聲。皆以實字塡之。詩遂變爲詞矣。後世以詩餘名詞。此餘字。作贏餘之餘解。詞之情文節奏。並皆有餘於詩。非以詞爲詩之賸義也。

詞學權輿於開天盛時。寖盛於晚唐五季。盛於宋。極盛於南宋。至元大德之世。未墜南渡風格。鳳林書院草堂詩餘。(元無名氏選)皆南宋遺民之作。寄託遙深。音節激楚。厲太鴻(鶚)以淸湘瑤瑟比之。秦惇夫(恩復)云。標放言之致。則愴快而難曩。寄獨往之思。又鬱伊而易感。比方中興以來絕妙詞選。無不及。殊有過之。洎元中葉。曲學代興。詞體稍稍敝矣。明詞專家少。粗淺蕪率之失多。誠不足當宋元之續。時則有若劉文成。(基)夏文愍。(言)風雅絕續之交。庶幾庸中佼佼。爰及末季。若陳忠裕。(子龍)夏節愍。(完淳)彭茗齋。(孫貽)王薑齋。(夫之)詞不必增重其人。亦不必以人增重。含婀娜於剛健。有風騷之遺音。昔人謂詞絕於明。詎持平之論耶。

淸初曾道扶(王孫)聶晉人。(先)輯百名家詞。多沈著濃厚之作。近於正始元音矣。康熙中。有所謂倚聲集者。集中所錄。小慧側豔之詞。十居八九。王阮亭。鄒程材。同操選政。程村實主之。引阮亭爲重云爾。而爲當代鉅公。遂足轉移風氣。詞格纖靡。實始於斯。自時厥後。有若浙西六家。是其流弊所極。輕薄爲文。每況愈下。於斯時也。以謂詞學中絕。可也。金風亭長。江湖載酒一集。雖距宋賢堂奧稍遠。而氣體尙近沈著。就淸初時代論詞。不得不推爲上駟。其歷朝詞綜一書。以輕淸婉麗爲主旨。遂開浙派之先河。凡所撰錄古昔名人之作。往往非其至者。操觚之士。奉爲圭臬。初程不無歧誤。抑亦風氣使然矣。

淸朝人詞。(斷自康熙中葉)不必看。尤不宜看。看之未必獲益。一中其病。便不可醫也。且亦無暇看。吾人應讀之書。浩如煙海。卽應讀之詞。亦悉數難終。能有幾許餘力閒晷。看此浮花浪蘂。媚行烟視。蕃梨禍棗之作耶。

塡詞口訣。曰。自然從追琢中出。所謂得來容易却辛苦也。曰。事外遠